

蒙兀兒史記

結一宦主人自題

李孟吳直方列傳第一百十九 蒙兀兒史記卷第一百三十七

武進屠 寄簪

李孟字道復潞州上黨人。曾祖執金末舉進士。祖昌祚仕蒙兀爲潞州宣撫使。父唐厯宦秦蜀。因徙家漢中。孟生而敏悟。七歲能屬文。博學強記。通貫經史。授徒於家。遠近爭從受業。當時先達如商挺王約皆折輩行與之交。郭彥通有風鑑。嘗謂唐曰。令子骨相公輔器也。至元中。從父入蜀。行省行臺交辟。皆不就。以事至京師。楊炎龍一見奇之。舊傳云中書右丞楊吉丁一見奇之。按之世祖舊紀及宰相表並無此人名。汪輝祖元史本證云疑卽成宗紀右丞楊炎龍是也。薦於

東宮。得召見。未幾皇太子眞金薨。不及擢用。鐵穆耳汗嗣位。初有

詔采訪先朝聖政。備史館紀錄。陝西行省使孟討論編次。乘傳以

進。時海山汗八達汗皆未出閣。闊闢眞太妃求名儒教之。或薦孟

布衣有宰相才。遂入宮爲兩皇孫師。大德三年。舊傳誤作二年海山汗撫軍

漠北。孟仍侍八達汗講習宮中。日陳善言正道。海山汗聞而嘉之。

薦爲太常少卿。執政以孟未造門。詔格不行。改禮部侍郎。命亦中

止及八達汗奉母答已太妃守藩懷州孟從之在懷二年

舊傳在懷四年殊誤

按之成宗舊紀興聖太后以大德九年七月出居懷州十一年二月奔喪大都計在懷不足二年仁宗舊紀云大德九年十月帝興太后出居懷州十年十二月至懷州則在懷僅二月耳今姑依成紀作二年

王府左右服其儒雅內外皆親鐵穆耳汗昇遐安西王阿難答謀篡大統祕不赴哀宗藩右丞相哈刺哈孫密使來告八達汗

猶豫未行孟曰支子不嗣世祖明訓

果有此訓世祖何不立晉王甘麻刺爲皇太子且成宗爲皇太子眞金第三子獨非

支子乎阿難答之父也哥刺與眞金同母同爲世祖適孫何以獨不宜嗣此孟一時之飾詞也

今宮車宴駕大兄遠在萬里宗廟

社稷危疑之秋殿下當奉太妃亟還大都以折姦謀而固人心不然

衍爲它人所先以一紙書相召則殿下母子且不保何論宗社近

侍野訥亦以爲言八達汗心動乃奉太妃奔喪大都

二月二十六日辛亥至都

哈刺哈孫稱疾臥直廬八達汗遣孟往問之適皇后使者問疾絡

繹不絕孟入長揖坐前引丞相手診其脈衆以爲醫者不之疑既

而知安西王卽位有日

據此足證哈刺哈孫舊傳后洩以三月三日御殿聽政之誣

孟請先發制之左右

莫能洩唯王傳曲樞及伯鐵木兒與孟同策

其實尙有乃璽將囊加歹亦同

或言皇后

深居九重八璽在手四怯辟一呼而應者累萬安西王府侍從如

林。殿下衛卒寡弱。不過數十人。兵杖不備。奮赤手而往。事未必濟。

不如靜俟阿合之至。然後圖之。阿合華言兄。謂海山汗也。孟曰。羣

邪違棄祖訓。欲立支子。

舊傳作欲立庶子更謬

天命人心。必皆弗與。殿下入造

內庭。以大義責之。則凡稍知順逆者。無不爲殿下用。先清宮禁。以

迎大兄。計之上也。若安西旣正位號。縱懷寧王至。彼肯兩手進璽。

退就籓服乎。必將鬪於國中。生民塗炭。如是。則宗社危矣。且危身

以及親。非孝也。遺禍難於大兄。非弟也。得時弗爲。非智也。臨機不

斷。非勇也。杖義而動。事必萬全。八達汗猶以爲疑。曰。筮之。乃召筮

人。孟迎語之曰。大事待汝而洩。但以吉告。及筮遇乾。三五皆九。立

而獻卦曰。是謂乾之睽。乾剛也。睽外也。以剛處外。乃定內也。君子

乾乾行事也。飛龍在天上治也。輿曳牛掣。其人彫且劓。內兌廢也。

厥宗筮膚往必濟也。大君外至。明相麗也。乾而不乾。事乃睽也。剛

運善斷。無惑疑也。孟曰。筮不違人。是之謂大同。時不可失。八達汗

喜。投袂而起。左右翼之上馬。孟及諸臣步從。入自延春門。哈刺哈

孫自東掖來就之。至殿廊。收首謀者左丞相阿忽台及其同黨。悉送都獄。奉璽北迎海山汗。中外帖然。八達汗監國。使孟參知政事。政局初新。百事叢脞。諸所損抑。務遏絕傲倖。羣小多不樂。數十日。事略定。乃言於八達汗曰。執政大臣。當天子親擢。今鸞輿在道。孟未見顏色。殊不敢冒當重任。固辭弗許。遂逃去。不知所之。海山汗卽位。或潛孟當內難時。嘗勸皇弟自取。海山汗察其誣。弗聽。八達汗已立爲皇太子。然亦不敢復言孟。至大二年。一日侍興聖太后內宴酒半。忽愀然改容。海山汗顧之曰。吾弟何故不樂。從容起謝曰。賴天地祖宗之靈。神器有歸。然成今日母子兄弟之歡者。李道復之功也。屬有所思。不覺見於面耳。海山汗感其言。命摻訪之。得諸許昌之陘山。明年正月。月從武紀舊傳誤作二月召至京師。入對玉德殿。汗指謂宰相曰。此皇祖妣命爲朕兄弟賓師者也。遙授平章政事。行集賢大學士。同知徽政院事。舊傳誤作樞密院依武紀校正八達汗嗣位。眞拜平章政事。詔書字而不名。且諭之曰。卿朕之舊學。其盡心匡我不逮。孟旣入

相以天下爲已任。見當時賜予太廣。名爵太濫。風俗太僭。侈無度。每進言。人主之柄。在賞與刑。刑不足懲。賞不足勸。何以爲治。司徒司空太尉。古之三公。自大德以來。封拜繁多。冒濫不可數計。釋老二教。特設專官。權抗有司。撓亂民政。僧道尤苦其擾。竝宜汰罷。且貴賤有章。所以定民志也。今輿服僭擬。上下無別。亦宜各爲限制。事頗施行。尋兼領國子祭酒。因言方今進用儒者。而老成凋謝。四方儒士。新成材者。請勿限資級。擢任國學翰林祕書太常。或儒學提舉等職。俾學者有所激勸。汗皆從之。先是。汗出居懷。深見吏弊。至是欲剷除之。孟言胥吏亦有賢者。在變化激勸之耳。汗曰。卿儒者。宜與此曹氣類不相合。而曲相護佑。此眞長者之言。卿在朕前。唯舉人所長。而不斥其短。尤朕所深嘉也。孟居政府。多所裨補。然動爲右丞相鐵木迭兒所牽掣。志不得大行。會歲旱。臺臣言變理非人。孟曰。變理之責。儒臣獨孟一人。且陛下。堯舜之主也。臣不能使天下爲堯舜之民。上負陛下。下負所學。乞解政柄。避賢者路。汗

曰朕在位卿必在中書朕與卿相終始自今勿復言退已而賜爵秦國公汗親授之印又命工圖形敕詞臣爲贊以賜之入見必命坐語移時常謂侍臣曰道復以道德相勝致天下蒙澤也出鈔十萬貫命將作爲治第孟曰臣布衣遭遇所望於陛下者非富貴之謂也辭不受因以撙節財用請汗納其言爲罷諸營繕皇慶元年正月授翰林學士承旨知制誥兼修國史其平章如故未幾謁告葬親汗親餞之諭以事訖速還毋久留孤朕所望十二月入朝汗大說慰勞甚至因請謝事優詔不允請益堅乃罷爲議事平章承旨如故明年夏乞納還秦國公印奏三上始如所請汗每與論用人之方孟曰人材所出固非一途然漢唐宋金科舉得人爲盛今欲興天下之賢能如以科舉取之猶勝於多門而進者然必先德行經術而後文詞乃可得真才也汗韙其言議行之延祐元年十二月復拜中書平章政事明年春開進士科孟知貢舉及廷試又爲監試官七月加上柱國改封韓國公四年以衰病乞致仕歸田

汗不得已從其請。尋復起爲翰林學士承旨。入侍燕閒。禮遇尤渥。時鐵木迭兒亦罷爲太子太師矣。七年。八達汗殂。碩德八剌汗嗣立。鐵木迭兒復用興聖太后命入相。追憾孟前與其政時異已。誣構之新君。盡奪其前後封拜制命及韓國公印。左遷集賢侍講學士。度孟必辭。因而中之。孟拜命欣然。適翰林學士劉賡來慰。卽與同入院。宣徽使以聞。曰。李孟今日供職。例當賜酒。汗愕然。曰。李道復竟俛就集賢耶。時鐵木迭兒子八里吉思侍側。汗顧之曰。爾輩謂彼不肯爲是官。今定何如。由是讒不得行。孟嘗語人曰。老夫待臯中書。無補於國。聖恩寬宥。不奪其祿。今老矣。其何以報稱。碩德八剌汗聞而善之。恩意稍加。至治元年。年六十有七。卒官。御史累章辨其誣。泰定元年。詔復原官。至順中。贈舊學同德翊運輔治功臣。太保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魏國公。謚文忠。孟之講學。首重人倫。常爲八達汗陳君君臣父子之義。深切著明。汗受其教。故敬事海山汗。委曲將順。興聖宮意旨。以至終身。嘗握手示羣臣。

曰。所貴乎儒者。爲能握持綱常如此其固也。其信道之篤。實孟有以啟之。孟字量閔廓。知略過人。三入中書。民間利害。知無不言。每議大政。援古證今。務歸至當。士無貴賤。苟賢矣。不進拔不已。遊其門者。後皆知名。退居一室。蕭然如布衣。爲文有奇氣。必衷於理。皇慶延祐間。每一政之繆。人必以爲鐵木迭兒所爲。一令之善。必歸之孟焉。先是八達汗在潛時。賜孟號秋谷。命集賢大學士王顯大書之。手刻爲扁。而署其上。側注曰。大德三年四月吉日。爲山人李道復製。孟因自命所著書曰秋谷集云。

吳直方。字行可。婺州浦江人。曾祖閻。農家。祖蕃。行商梁楚間。晚而無子。以三從兄英之季子伯紹爲後。是生直方。直方四歲。遭母金氏喪。十歲。祖蕃亦歿。父伯紹故寬厚長者。豪家時侵牟之。至奪其土田。而莫能誰何。家日以落。直方雖在童孺。憤慨私誓曰。彼之敢魚肉我親者。利其孤幼也。予它日。不能出一語白人。豈丈夫也哉。遂刻意問學。族兄幼敏。家富於書。而好客。鄉先生方鳳麗。水吳思

齊浦城謝翱咸主其家。相與縱談名理。及古今成敗治亂。直方侍側。聞其言。輒有會心。而默識之。久之。以臞學嬰疾。十年不瘳。有相者謂之曰。子貌廣貴甚。疾且無害。曷不游以暢所懷乎。直方然之。乃入郡習吏事於宣慰司。其吏師曰祝元不數月。病良已。念杭州宋故都。新朝行中書省所在。人文之薈也。更往遊焉。居數年。莫有能知之者。喟然歎曰。黃鵠之舉在四海。此而不遇。寧遂無翱翔餘地乎。不告戚友。昂然直走大都。歷抵公卿。然直方志氣簡傲。不自貶節以徇俗。仍落落無所合。浮沈燕市二十有六年。至惡衣菲食不充落魄甚。或勸其南歸。直方笑曰。生爲寄死爲弃。何分冀北與江南乎。大德閒。有旨寫金字藏經。禮部募工楷書者。直方在選中。以勞當得一官。未幾事中輟。延祐初。和世琫汗在潛。直方用大臣薦入宮充說書官。已而汗出封周王。又罷去。泰定元年。奉省檄爲上都儒學正。道之官已爲代者所先。時馬札兒台留守上都。聞直方器宇恢擴。延見與語。大奇之。賓禮於家。教其二子。卽丞相脫脫御史大夫。

也先帖木兒也。馬札兒合日貴顯用事事有疑難咨而後行得失

判若蓍龜益敬信之。每休沐日常就直方劇談曰吾與它儒生語

輒欠伸思睡。今聆君言娓娓使我終日忘倦。君誠奇士哉。語竟熟

視直方連稱賽因者再。賽因華言大好也。元統三年是年十一月改重紀至元時尚未改

脫脫拜御史大夫以直方在先朝有說書勞言於妥權帖睦爾汪

擢爲江制等處儒學提舉與對品階中書難之改副提舉階將仕

佐郎後至元二年御史奏授將仕郎海北廣東道廉訪司承發架

閣兼照磨均未及之官直方年已六十有一矣三年遷宣政院架

閣管勾至官僅三月陞本院長史長史據宋學士潛溪集史公行狀疑長吏二字傳刻之誤按百官志宣政院管勾正八品

其上都事從七品疑當時長吏卽都事之通稱直方勤於所職出納唯允中宮數有白金束帶之

賜遠國遣使欲獻馬以邀厚賞同列以爲利爭言之直方度其貢

道經涉重洋非再閱寒暑不至疑是阿卽至馬亦羸病不堪復用議

卻之當是時脫脫居中宿衛其伯父大丞相伯顏獨執政權恃有

定策功變亂舊章陵轢宗室出入擁重兵自衛縱恣甚中外危疑

妥懽帖睦爾汗惡之。察脫脫無私。以情告。脫脫以謀之於家。爲對歸語。直方曰。大夫失言。幾事不密。則害成矣。脫脫驚問。計安出。曰。黜之以謝天下耳。脫脫以親嫌辭。直方曰。傳有之。大義滅親。大夫知有朝廷耳。家固不宜恤。事不成。奈何。曰。不成。天也。以死繼之。亦不失忠義名。脫脫頓足而起。曰。吾意洩矣。乃入奏。久之未敢發。六年二月。伯顏侍燕。帖古思太子出。岐柳林。地在今通縣屬廢柳縣之郊脫脫欲發。直方曰。皇太子在軍中。脫挾之以生。它變何以處之。脫脫悟。急入宮。啟太后。卽夜傳旨促之歸。閉京城自守。使使持詔詣柳林。散遣諸軍。出伯顏爲河南行省左丞相。一反舊政。民大說。汗多直方協贊功。召對便殿。嘉獎之。適內侍以玉槃進御膳。卽輟以食。直方特超二十一階。拜亞中大夫。按百官志。自將仕郎至亞中大夫。凡歷三十一階。行狀稱二十餘階。一爲二之誤。除集賢直學士。是年七月。進侍講學士。階中奉。超亞中六階召對龍光殿。賜金帶。已而脫脫拜中書右丞相。國有大事。汗必命咨於直方。直方感激君相知遇。知無不言。言之而脫脫亦無不行。然直方謙抑慎密。未嘗

以帷幄之謀告人。人亦鮮知之者。唯與議中書時。二三事顯。可知而已。科舉中廢。思復者多。直方言科舉之行。未必人人得祿。然閭閻多讀書之人。人既讀書。則自不敢爲非。有繫治道不小。脫脫因奏復之。事在至正二年兩浙食鹽。其直遞增至數倍。病民甚。直方言之。減其額。而下其估。它如錢鈔相權之宜。公田多科之擾。汰內外冗設之官。復江南顧役之法。諸所建白。多見采納。至正七年三月。監察御史王士點劾直方。躡取官階。時脫脫已罷政。中書遂奏奪直方講學中奉宣命。九年。脫脫復相。臺諫爲直方辨。誣起復舊官。是年閏七月也。先帖木兒拜御史大夫。故臺諫有此舉。俄進集賢學士。資善大夫。超中奉三階居無何。以年老乞骸骨。遂以集賢大學士榮祿大夫致仕。賜食奉終身。又賜田一千九百餘畝。辭不受。十有六年。卒於家。年八十有二。直方讀書務通大義。不屑屑治章句之學。至其臨大事。沒大疑。驚勇善斷。悉合經權。雖無意以文章名世。然在集賢日。同官多詞林宗匠。以所艸詔令眎之。直方爲指擿瑕疵。極中事情。無不歎服。爲人雅尙風義。篤於

故舊脫脫貶黜後其母卒於京師直方年已八十杭海北上躬往
奠醊人以為難能性惡虛偽父伯紹歿後墓碑未立脫脫欲奏敕
詞臣撰文遺之直方曰先君隱約田間少見於事為若挾天子威
命以彌文夸侈之固無不可然非不孝以誠待先君之悵也卒辭
之乃自疊石十五成為碑大書所贈官階勳爵

翰林學士承旨榮祿大夫柱國勃國公述

已幼時艱苦與其自誓之意刻之石陰謂家人曰此吾所以酬素
志也平生不信堪輿家言遺命隨地而葬又謂無大功業勿乞銘
於人為識者所訕鄙乃自為之銘曰予生雖艱非有所覬漫游京
華旅食三紀際時休明偶膺祿仕位躋極品恩封三世儒者之榮
于斯為至報上一誠如水東逝

逝原狀誤注

樹碑自銘以詔來裔其真率

若此長子萊字立夫母盛氏姪之七月而生天資絕人七歲能作
文凡書經目輒成誦嘗逐羣童嬉戲幼敏家私挾其藏書一編歸
盡夜讀竟又往易之或以問於幼敏迫而觀之班固漢書也幼敏
指谷永杜鄴傳謂曰爾竊觀吾書能記是不爾責萊琅琅誦之終

篇不遺一字。幼敏以爲偶熟此卷。三易它編。其誦如初。乃盡出所藏。畀之讀。方鳳見而奇之。曰。明敏如吳萊。汝南應世叔。不是過也。字以女孫。且悉傳以已所學。方長於易書詩萊遂博極羣書。延祐七年。舉進士不第。歸隱深裊山中。一作崑崙肆意著述。四方學者多從之游。後至元五年。南臺監察御史許克學行部浙東。薦署饒州路長蘗書院山長。未行而疾作。明年卒。年四十有四。萊體羸若不勝衣。而雙瞳碧色。爛爛如巖下電。其爲學華實兼采。著有尙書標說六卷。春秋世變圖二卷。春秋傳授譜一卷。古職方錄八卷。孟子弟子列傳二卷。楚漢正聲二卷。樂府類編一百卷。唐律刪要三十卷。尤喜論文。嘗謂作文如用兵。兵法有正有奇。正是法度。要部伍分明。奇是不爲法度所束縛。舉目之頃。千變萬化。坐作進退擊刺。一時俱起。及其欲止。什伍各還本隊。元不曾亂。間者躋之。黃潛晚年謂人曰。吳萊之文。嶄絕雄深。類秦漢間人作。吾縱操觚一世。媿弗如之。門人宋濂等私謚淵穎先生。編其詩文爲淵穎集十二卷行世。萊弟志道。

官崇文監。

論曰。李孟識量淵闊。吳直方矜期磊落。竝懷才抱器。坎壈中年。一旦遇明君賢相。於龍潛鳳戢之時。居其賓師之位。投袂風雲。起布衣。與人家國事。計不旋踵。各奏成功。何其明且洩也。然孟再入中書。見扼權相。卒乃俛就集賢。齎志以歿。君子惜之。直方晚達。未執國柄。雖帷幄之策。略見施行。而累被沮劾。設非請老歸田。其不與汝中柏龔伯遂同敗者幾希矣。有元一代。漢人南人。縱極才智。欲爭一日之功於蒙兀色目勲貴之間。不亦戛戛乎其難哉。

李孟吳直方列傳第一百十九

蒙兀兒史記卷第三百三十七

